

一九四九年

世界展望

第十三—十五



九期

刊增週兩 報商華

收不附隨 版六星一每
費另送報 • 出期週隔

日 月 年 卅 號三十第
• 五 三 八

世界展望



「！吧己自你護保來服軍起穿是還你！了來又烏的惡可！」

(報日人工國英載原)

目要期本

爭取世界和平的新發展 喬木
美國對華政策行動大 張曉曉
會對華政策的決議 鐵生
法國人民怒吼了 丁洛冰輯譯
「東方的紅霞」 朱憲
社會改革創造了新女性 (三八節雜感) 李常立譯
「馬歇爾國家」的工人生活

論羅斯的政變 羅斯之
「索爾格·尼崎事件」與日此 (東京通訊) 風
從廢墟中升起的新波蘭 齊振
蕭邦百年祭 波蘭王、阿爾德克在
談談蘇聯的日常事物 李維編譯
波爾遜與「野仔」 (紐約通訊) 吳
布廣告、林語堂及其他 (讀報札記) 端航



爭取世界和平的新發展

喬木

一、幻想

從一切的跡象看，對於如何挽救當前的遠東危機，美帝國主義者們還沒有得出一個完全一致的結論。二月初羅耀爾的訪日以及隨之而起的關於必要時美帝可能撤出日本的傳話，可以證明這一判斷。遠自東北完全解放以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麥克阿瑟就不斷要求華盛頓加強美帝駐日的軍事力量了；截至現在為止，可以斷定，他這一要求並沒有得到全部的滿足。二月廿日，美陸次德萊柏的辭職，暗示着這一發展的趨勢。

在一定程度內，可以說，美帝急進派的第一次攻勢，落空了。

這發展同樣反映在美帝對華政策的爭論上。二月初，美上院民主黨參議員麥加倫的要求加強援蔣，可以說是美帝援蔣急進派大攻勢的表面化。接續有二月八日杜威的叫囂。二月十五日五十一名共和黨參議員上書杜魯門，要求加強援蔣——是這一攻勢的頂點。二月二十四日，美帝國國務院在參院的談話，暫時地結束了這一場論爭。

美帝目前的政策是怎樣的政策呢？就現狀言，是維持現有規模的援助，就將來言則是觀望大局的發展，再作進一步的決定。

具體的說，就是，去年四月通過的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軍事援助用光了，但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經濟援助」才只用去一部份，現在暫時用着這一「經濟援助」的未完部份，「觀望」一個時期再說。假如到了四月初，還「觀望」不出一個道理，或者通過一個補充法案把第一年「經濟援助」的使用時間延長三個月，到六七月間，中國大勢大體上可以清楚了吧？再不，就動員着國際，四月初就通過一個新的更大的援助法案。

將法案。

所謂觀望，究竟是什麼具體內容呢？東京方面反對觀望的一派，自始至終就反對去蔣；蔣蔭之後，他們還是一直在擁護蔣再起，並力主美帝加強援助長江以南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軍事力量，和邊遠省份的地方力量；但美帝陣營中主張「觀望」的，却覺得現在就公開抬出蔣是不利的，援助長江以南的反動力量的方針是好的，但做得太囂張也是不利的。他們的主張是現在不抬出蔣，對於江南的援助，只能在暗中適當地進行；而當前的主要方針，應是協助李宗仁，進行和平攻勢。因此，所謂觀望也者，就是看一看今天李宗仁的政治攻勢，和明天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守勢，會有一個什麼結果。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二月中旬以來，京滬大部美帝通訊社差不多是異口同聲地在揭穿蔣介石復起的陰謀，並於字裏行間予以打擊的緣故。我們知道早在正月下旬，孫吳決定遷都，而美帝駐蔣大使却堅持不搬；這一着有力地支持了李宗仁，打擊了孫科；現在孫科終於二月底（二月二十八日）回到了南京；這就表明美帝的策動和壓力的成功。

這裡沒有可能去追蹤美帝對華政策的每一個細微的策步驟，但在一定的意義上，以下的一段分析是值得參考的：

「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適用於從國民黨解體到新形勢定型的全部過渡時期。這政策可以名之為費邊（筆者按：費邊為古羅馬大將，採取不戰而因敵的戰略）式的「警戒的等待」（「觀望」）政策。其基本目的為，一、一個不受外來控制（除去美國）的獨立的中國；二、不為其他國家（除去美國）工具的中國；三、一個（對美國）友好的中國。

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例如，我們就不知道解放軍是否會取得全中國，或者讓一個反對派的南中國存在下去，而自安於北中國。同時中共和蘇聯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到現在也還不清楚。

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國務院制定和執行的。國務院中的中國通和其他份子，都完全同意這一政策。這一個政策當其制定時，即為國防部所反對；但目前他們已多少不十分堅持他們的反對了，因為除此而外，沒有一種其他的政策是可行的（二月十一日紐約時報）。

美帝國主義的觀望政策，表面上看是消極的，其實却是非常積極的：就今天言，用一切力量協助一個反對派的南中國的形成（用軍事和政治兩套辦法），這不是非常積極嗎？就明天言，用一切力量協助形成一個鐵托式的新中國；這還不够積極嗎？

二、焦急

在這裡，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觀點是和美國有着差別的。他們以為，中國是完了，美國這種積極，就主觀言是枉費心機，就客觀言是浪費物力。應該坦白承認，歐洲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成熟性，比美帝資產階級強多了（在這一點上）。為了說服美帝和其他一切資產階級，倫敦泰晤士報曾經寫過一個系列的社論，強調指出革命階段的不同，不能認為就是革命的基本目的和趨勢的不同。但最能集中表現目前英國大資產階級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的，莫如以下一段文章：

「人們悠閒地，漠不關心地談論着中國問題，好像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祇是一種海外新事，和我們的命運毫不相關。但目前的冷戰是一個全球性的戰鬥，正如同過去的復仇日的全球戰爭一樣；亞洲今天所發生的災難，必將使明天的歐洲發生災難。歐戰失敗了，國民黨

政府的腐化，幻想毛澤東可以變成一個更大的鐵托——這種幻想在事實上沒有一點根據——完全是言不及義。我們必須和共產黨中國建立外交的和商業的關係；但以爲如此，我們就能取消中共勝利的世界影響，或者憑藉着鐵托的掉話，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就可以和蘇聯分離開來了，那簡直是想入非非。從現在起，起請決定作用的，不是我們對於中國的政策，而是我們對於非共產主義亞洲的政策，中共的勝利使非共產主義的亞洲陷於致命的危險。

中國的南部邊境已經變成了冷戰的前線——這條亞洲冷戰的前線，其重要性和危險性不下於歐洲從哥本哈根到里斯本的那條前線。在這條前線的後面有緬甸、越南、暹羅、馬來亞、北婆羅洲、砂撈越和荷屬東印度——人口一億四十萬，同中國一樣的富，其開發的程度殆尤過之……

西方國家必須用一切的力量去防衛這條東南亞的冷戰前線，阻止它落入敵人之手……（二月六日，倫敦，觀察家，「東方的紅霞」）。

從這裡就可以了解最近三個月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東南亞一系列活動和策動的總根源。遠的印尼事件及其餘波不必說它；近的有法帝的策動保大返國，英屬馬來亞和暹羅間的某種性質的軍事協定的締結，爲了「調解」緬甸內部糾紛的第二次新德里會議的召開。毫無疑問，這一系列的策動下，尼赫魯是有他的特殊地位的。

尼赫魯之「可貴」在於他還担起着一定限度內的欺騙作用，他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所謂非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但如今，外而由於帝國主義者急於要用他，內而由於他的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加緊，尼赫魯的自命一天天被暴露出來了。最近而更顯反美天

恐怖，生動的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不知道叫聲甚久的以尼赫魯爲號召的東南亞集團，會得到什麼結果；但可以斷言的是，當尼赫魯和保大站到一起的時候，尼赫魯就完了。

三、驚慌

其時，美帝國主義者拒絕了蘇聯的和平談判的提案



擲）集團，拉攏丹麥和挪威來參加這一侵略性的反蘇軍事集團；有計劃的策動那包括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內的地中海集團，作爲大西洋同盟之一翼了，至於西德之決定爲這同盟的支柱，是不用說的了。

少數反對派的意見，認爲擴大同盟，並不能加強同盟；相反，同盟的範圍太大反而把大西洋同盟削弱了，這是一。其次，這一來，使東歐某些邊緣國家毫無迴旋之餘地，不得不過早的來表明自己的態度；而這對於今天美國，是並無好處的。因此這批人主張盡可能的把大西洋同盟限制於西歐國家；大西洋同盟的精神是好的，但在公開出現的方式却不妨是多樣的，靈活的。

儘管這種少數派的意見在客觀上更有利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備戰政策的推行，美帝國主義中的支配意見依然強調：任何國家不參加大西洋同盟，不能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因此，而有挪威外長郎格的訪問美英之行；這是大家知道的。這一訪問的具體結果如何，我們雖不得而知；但挪威郎格先生之決心做第三次大戰前波蘭的貝克上校，却是決定了的。

關於大西洋同盟的第二個爭論是，盟約中是多麼明確規定，如任何一個盟國被攻（包含外來「侵略」和內部起義二者），美國有自動參戰之責。根據美國憲法，和戰大權操之於國會之手；因此，如盟約規定美國有自動參戰的義務，是不管剝奪國會的憲法大權。爲此，二月十四日，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公開反對盟約中規定美國有自動參戰的任務；從而引起了歐洲大小反動資產階級政府的驚慌失措，如喪考妣。

不管英美的大小報紙，廣播電台，外交部發言人，憲法專家，社會學者，爲這一問題辯論過多少話，寫過多少文章，面場這一個一的大國合聯「。呢髮頭的他平撒是只生先（表代席首美）汀士奧！吧手的們（刊週魚鰭科斯莫載原）

你下放請——們士紳，們士紳」：面場這一個一的大國合聯「。呢髮頭的他平撒是只生先（表代席首美）汀士奧！吧手的們（刊週魚鰭科斯莫載原）

（刊週魚鰭科斯莫載原）

參少文章，作過多少廣播；這一些都是「茶杯裡的風波」，老實說，是根本不值得重視的。我們可以想像大西洋同盟裡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胆敢不得到美國的同意，向蘇聯宣戰嗎？我們可以想像，歐洲的反蘇戰爭既起，美國會不參加嗎？我們可以想像，目前正熱中於擴軍備戰，以維持其「戰後景氣」的，坐在國會裏的美國大資產階級發言人，會不批准美帝的參戰嗎？

這都是不可能想像的事，那麼大西洋兩岸這一片如喪考妣的絕叫，究竟是意味着什麼呢？乾脆的說，儘管美帝國主義英雄萬丈，立志保護全世界所有的反動力量，但實際上却是手無縛雞之力，沒有信心打勝這一次戰爭，更沒有力量去保護全世界每一個反動力量的。

日本被攻時，美國是否參戰；而是在於，在戰爭情況下，日本會不會變成第二個巴丹半島。這也是法國政府，荷蘭政府，比利時政府和西德政府所真正關心的問題。假如我們花費很多時間去爭論蘇聯參戰時，美國是否參戰的問題，我們將是完全不理解現實的書生。沒有一個有常識的人，會認為我們將不參戰。現在歐洲人（其實是歐洲反動政府——筆者）所急於要知道的，不是我們會不會自動參戰。他們所急於知道的是，假如戰爭不能阻止的話，我們能不能成功地去保護他們。正如同麥克阿瑟不願再致力於另一個巴丹半島，歐洲人不願意再來一次敦刻尔克（二月廿一日紐約先鋒論壇報李普曼專欄）。

美國對華政策行動大會

對華政策的決議

張溉陸譯

一九四九年正月廿九日，對華政策行動大會開會於紐約，出席的有八十個團體，已登記的代表和觀察者一百八十二人，以個人資格參加者四十八人，這個會議是由「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權而舉行的，通過經由該會送交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議員以下列的決議：

根據下列事實——

(一) 日本投降後，美國政府已違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主目標，同時違背聯合國憲章而給反民主的獨裁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援助。

(二) 日本投降後，美國政府已縱容蔣政權運價值六十億元以上屬於美國人民的物資，並用之於中國內戰，去反對中國人民。然而，在建立一個和平、繁榮、與民主世界的工作上，中國人民却是美國歷史上的朋友和同盟者。

(三) 美國的大砲、子彈、安全保證。

「我們這裡有了杜魯門主義具體的考驗。兩年以前，他說，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每一個抵抗外來侵略和內部反叛的自由人民。」在麥克阿瑟和日本政府的了解裡，在蔣介石和周以德的了解裡，在希臘政府的了解裡，在西德和西部柏林的人們的了解裡，在耶格和挪威的了解裡，在法比荷政府的了解裡，這是美國決心保護他們的一張支票，這是替他們建築了一條馬其諾防線，……

但美國的參謀部却從來沒有這麼想過。他們懂得不可能在蘇聯的四周，在歐洲，在中東，在亞洲，可以展開一支力量去包圍蘇聯。假如這樣做，就是企圖用三名警察去把守一座有二十四個出口的大樓……

四、怒吼

但兩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之間却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郎格先生根據我們的外交政策來看看，其目的並不在於斷定，假使挪威被攻，美國是否參戰；而是在於斷定，美國能不能與願不願保衛挪威，使其免於淪陷。麥克阿瑟和羅耀爾之間的問題亦是如此。問題的中心不在於

應該斬釘截鐵的告訴帝國主義者，我們堅決反對世界戰爭；但假如戰爭爆發，你們是一定要失敗的，首先是美帝在歐亞兩洲的走狗們是要很快就失敗的。更應該斬釘截鐵的告訴帝國主義者，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首先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堅決的反對世界戰爭；但假如反蘇戰爭爆發，西歐的無產階級將堅定的站在社會主義的反帝陣營這一邊，進攻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那一邊；把反蘇反新民主的世界戰爭化變成國家間的民族戰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二月二十四日法國共產黨領袖多列士在法議會的發展言明確指出：「在美帝發動反蘇戰爭情況下法共將領導法國工人階級協助蘇軍，驅逐美帝侵略者出歐洲。這集中的表現了世界工人階級，首先是西歐工人階級的動向。」

(五)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引起了磨擦與誤解，這是容易引致衝突，甚至戰爭的。

(六)中國人民已堅決地表白自己的願望和力量，把自己從冷酷、殘暴、反民主、而又破爛不堪的封建政權中解放出來。若干年來，這個政權只賴外力(美國)維持而存在。中國人民已表現他們的力量，使一切美國給以蔣政權的軍事指導，訓練和裝備化為無效；現在他們已建立自己創造起來的有效能的政府了。

(七)有些在美國負有權威的政治、軍事人物和出版界，或公開或秘密地鼓動着進行着反對中國人民，而繼續加強干涉中國的內政。

(八)在華盛頓，有力量的中國人從事運動議員以通過提案，(這是華府使用鉅款以左右外交的國外勢力之一，但它是未經登記的外國政治工作者)他煽動美國當局去繼續維持反民主而又不平衆望的國民黨派系。

(九)就是這些中國官員及某些人，確知已聚斂了無數的金元，(由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榨取出來，亦由美國納稅人的錢袋裏盜竊出來)，現在，他們的財產正隱藏在美國銀行或投資中。

然而，美國又是那樣地切切哀求，傾注更多美國人民的金錢到中國來。

因此我們決議提出書面要求——

(一)應由美國國會調查：

A、在美國運動國會議員的中國人之活動情形，以及

B、中國官員和某些人隱藏於美國銀行及投資中的私人財產。

(二)美國在中國各種形式的干涉應即結束，美國與國民黨政權任何派系，或殘餘勢力的一切交易，都應結束。承認中國人民有權利去決定自己的國家形式，不受美國政府方面的任何壓迫或干預。

(三)美國政府應準備承認中國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府。

美國當局也應開始與中國新政府計劃一種有誠意而又合乎自願原則的合作——

這重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而是一種正常友好的貿易關係。(正月廿九日、紐約)



意志。這是人民的怒吼。意大利人民，西德人民，英國人民，各在其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立即響應了這一偉大的號召。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多列士這一震驚世界的號召，正如同一月以前另一位法共領袖加普號召美蘇合作的一樣，都是爭取世界和平運動中有機的一部份。正如同加普的合作號召並不表示反帝陣營的軟弱，多列士的戰鬥號召絕不表示反帝陣營的好戰，或者說，當前的世界局勢，已經有了什麼基本變化了。爲了爭取世界和平，指出反蘇世界戰爭的結果必然是世界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必需的。

這是一個悠長的歷史發展的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時還沒有十月革命，那時還沒有蘇聯，那時全世界的共產黨和革命的職工曾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還祇是一個較小的力量，資本主義國家一般的說還處於相對安定的狀態中，因爲這一個緣故，帝國主義才能把他們爭奪世界市場的戰爭偽裝成爲一個民族間的民族戰爭。

十月革命使世界形勢發生了一個基本的大變化。十月革命加上十年恐慌(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就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其初期(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產生了一種奇異狀態：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不穩，戰前資本主義國家間不能結成任何帶有固定性的同盟；戰爭初期，資本主義強國間的戰爭湧現出高度不自然的形式(所謂可笑的戰爭)；祇是由於納粹德國的侵襲和蘇聯的參戰，整個戰爭才改變了性質，從而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也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不然，是沒有人敢於斷定這一次世界戰爭可以世界民族戰爭的形式始，而以世界階級鬥爭的內容終的。

目前世界形勢的特點是，以蘇聯爲首的世界反帝陣營更加強大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及其不穩定性更加深刻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以反蘇爲目的的世界戰爭，不管它以怎樣的藉口出現，必然的要轉變成一個名如其實的世界性的階級戰爭。這是歷史的真理，多列士的號召不過是把這一真理提高爲一個爭取民主和平的行動號召而已。

從世界史的觀點看，這是目前反對世界戰爭，爭取世界和平最大的歷史動力。

所有馬列主義者都在嚴肅地考慮：時至今日，由於主客觀條件的變化，世界殘餘資本主義制度之轉變爲社會主義的巨大歷史過程，是可以而且應該不經過兩次社會制度的武裝決戰的過程，而和平實現的；因此，他們是如此殫精竭慮地爲世界持久和平而鬥爭。但這不是說他們就忽視了日益增強的反蘇戰爭的危機；不，正是因爲他們注意到這一危機的嚴重性，他們才向帝國主義者坦白提出戰爭一旦爆發後，他們將遭遇到怎樣的處境。因爲有了蘇聯的參戰，英法在第二次大戰中所遭逢的敦刻尔克才沒有變成致命傷；但在一個反蘇戰爭中，他們的敦刻尔克，則將是他們——資本主義的墳墓。

法國人民怒了

• 生 鐵 •



目前美帝正以兩套計劃來對付法國人民：一套計劃是從法國內部來對付他們，那就是馬歇爾計劃，一套計劃是從法國外部來對付他們，那就是以西歐聯盟為基礎的北大西洋公約。

現在我們便先從馬歇爾計劃談起。

美帝之在法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她是以「援助」法國的名義來幹的。可是，事實呢？自從馬歇爾計劃在法國開始以後，法國人民的生活費却一天天的有增無減，而且法國人民還日益感到失業的恐慌。

單就法國的東南部來講，飛機工廠有十五家立刻就要關門，關於法國飛機模型的工作已經停頓，許多技師們已被解職，而被雇的不熟練的工人及半熟練的工人則在裝配着英國的戰鬥機。為什麼法國的飛機工廠會發生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法國工人要從事這樣的工作？無疑的，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影響，而且北大西洋公約也在加強着牠的壓力。

除去飛機工廠而外，法國的汽車工廠也紛紛關門，並且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已失了業。為什麼？這也是馬歇爾計劃打擊法國汽車生產的結果。當法國剛解放了以後，法國的修船業曾繁榮過一個時期。可是修船的工人到了目前也失業了。第爾的一些大機器工廠差不多都關了門，牠們的市場已經充滿了德國的商品（在梭林恩製造的

），無數的法國人又用德國的保險刀來刺他們的腦子。而法國的修船業和利器業之所以得到這樣的結果，又是由於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所致。簡單一句話，法國的經濟在實際上已經接受了美帝的監督。

不過，當法國人民生活日益增加，而法國工人大批失業的時候，法國大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却裝滿了他們的荷包。

包。例如魯加，塔西及戴盧的煤油公司在在一九四五年的利潤只是一萬萬二千五百萬法郎，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就增加到二萬萬四千一百萬法郎，到了一九四七年又增加到二萬萬七千五百萬法郎。同時法國政府則以稅收的百分之卅二來擴充軍備，準備戰爭。由此可見法國大資本家和政府正不顧工人的失業及工資的降低，而把重大的經濟負擔放在工人的肩上了。

二

不用說，法國大資本家和政府對於法國工人的雙重壓迫，一定會引起後者對於前者的反抗。其首先使我們注意的便是法國建築工人所採取的自衛政策，他們不斷進行的怠工運動及罷工運動，就是他們對於資產階級和統治階層的抗議。而煤礦工人的大罷工更震動了整個法國。

在煤礦工人罷工的期間，法國政府曾不惜用法西斯的手段來壓迫他們，而企圖使他們就範。所謂「第三種勢力」，正表現了他們和戴高樂是一鼻孔出氣的。然而，六個星期的期間，法國政府以反對罷工而引起的損失，却是可供給煤礦工人在五年內的需要。

從煤礦工人的罷工上，我們更可以充分看出法國工人階級怎樣在以一種偉大的，配合着的鬥爭來實行自衛政策。要瞭解這樣的一種鬥爭，要瞭解法國工人在這一種鬥爭上的戰術，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們的戰術便是工業上政治上的「冷戰」所需要的游擊戰。自然，他們的鬥爭並不是零星的，孤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的。因此，法國的煤礦工人雖然沒有爭取到他們自己的要求，但已爭取到鐵路工人和碼頭工人的要求。

法國鐵路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資已經有兩年之久。當煤礦工人罷工延長到第四個星期的時候，鐵路工人就決定對罷工的行動表決一下。可是法國政府在鐵路工人的表決以前兩便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即增加工資的要求）。當煤礦工人罷工延長到七個星期的時候，碼頭工人又躍躍欲試的要響應他們。而法國政府却邀請碼頭工人的領袖舉行討論（雖然這個政府始終沒有邀請過煤礦工人

『東方的紅霞』

——英國老翁的亞洲觀

倫敦「觀察者」日報於今年二月六日登載了一篇專論，題名「東方的紅霞」，作者是隱名的，只署名為「一個歐洲的研習者」，據傳說，這篇文章具有相當代表性，至少代表着英國保守派當局的見解。這里節錄其要點，讓讀者明白這批帝國主義者究竟在轉什麼念頭。簡單說來，這篇文章的大意是：中國已經完蛋，應該加緊掌握東南亞。

文章從中國說起，說是：「過去三個月內，世界共產主義已經獲得了俄國革命以來最大的勝利。它已征服半個中國，並且即將攻陷另外半個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鞏固其統治，也許還要過幾個月，也許要一年。可是目前即可預作結論：蔣介石的告退，他的政府可預作軍事抵抗的垮台，以及千百萬中國人沮喪而消極地迎接新的主人——所有這些，都令人無法懷疑中國大勢的結局。為了實際起見，如今必須把中國作為已經轉入蘇聯陣營論，我們的政界，必須把這一點作為基礎。」

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的悲哀。

這位作者估計中國人民的勝利是「第一等巨大的災難」。它使奇大的地區，奇大的資源和四萬萬加入蘇聯陣營，使蘇聯帝國伸入太平洋海岸，使亞洲其餘地方的安全……至少像西歐一樣地危急。它使世界力量的對比起了激變，這對於西方的打擊之重，就是一九四一年冬日本的暴行也不能與之比擬。」

在紐約和倫敦，確有一些人在企圖援救「中國」，一些人在計劃「感化」

都比煤礦工人高)的要求嗎?自然是不答應。煤礦工人和碼頭工人、他們的工資的領袖),並且答應了他們大多數的要求。如果煤礦工人不罷工,法國政府會一的。正同游擊戰士盡可能避免陣地戰一樣,法國工人階級在他們鬥爭的這個階段上也不使他們任何的一部分陷於孤立而失敗。

煤礦工人在罷工的整個過程裏都表現了他們的忠實和勇敢,而且他們對於政治還有深度的瞭解,同時他們也很明白罷工的性質,當罷工結束以後,他們並不以為罷工上的退却就等於失敗,何況法國總工會還聲明他們要以其他的形式來繼續鬥爭。再觀於法共在佛米尼的地方選舉上從百分之三十九的票數(一九四八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的票數(一九四九年),更可見罷工的影響並沒有使煤礦工人分裂,反而增加了他們的瞭解和士氣。今後法國工人階級將更會克服他們的障礙和困難而取得他們的勝利。

三

我們說:今後法國工人階級將更會克服他們的障礙和困難而取得他們的勝利,這却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他們要掃除法國的反動勢力,這是對內的,另一種意義是,他們要打倒美帝,這是對外的。

在法國人民看來,美帝却更是他們當前的大敵,而法國政府則為美帝在法國的工具。美帝在法國推行的馬歇爾計劃,這就是她指揮法國政府的權尖。因此,為着打倒美帝,為着掃除法國的反動勢力,法國人民一定要把馬歇爾計劃推翻掉。

除去馬歇爾計劃而外,那以西歐聯

盟為基礎的北大西洋公約,却也引起了法國人民的反對。因為,誰都可以明白,北大西洋公約若一旦成立,則法國便會變成美帝在歐洲的一個軍事基地。而且這個軍事基地不但在進攻蘇聯,進攻東歐新民主國家,同時在進攻歐洲其他部分的民主勢力,進攻法國人民。

所以,當前美帝拼命促成北大西洋公約的時候,當民主陣營和反民主陣營鬥爭日益尖銳的時候,不僅為着保衛民主勢力的堡壘,法國人民要和蘇聯站在一邊,就是為着保護法國民族的利益,他們也要和蘇聯站在一邊。在這裡,最近法共領袖多列士的聲明正表示了法國人民的呼聲;同時他的聲明又不啻表示了法國人民在反對戰爭,在反對北大西洋公約。雖然喪心病狂的法國政府又藉口他的聲明來掀起反共的浪潮,但這却會使法國人民更加看清了反動政府的真面目。

也有人(如美國記者白修德即其一例)會說:目前法共所冒的險不但有關於他們的政治前途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而且有關於法國的命運。然而,意共領袖陶里亞蒂說得好:「我們越能使世人瞭解意大利人民的這種想法(即:『如果蘇軍因追擊侵略者而進入意大利的領土,則意大利人民應引全力援助蘇軍為己責,以懲罰侵略者』——引用者),就越能制止侵略並維護和平」,所以多列士的話在實際上並不是冒險,而是制止侵略,維護和平的保證。

四

從斯大林的和乎建議到多列士的聲明,這已使民主陣營的聲勢為之一振,從多列士的聲明

到意共領袖陶里亞蒂,德共領袖皮克,英共領袖波立特的響應,這又使民主陣營的聲勢為之一振。由於民主陣營勢力的強大,美帝不但無法對付法國的人民,而且無法對付意、德、英等國的人民,這註定了「歐洲民主人士的力量將粉碎新戰爭煽動者奸狡犯騙的計



馬歇爾計劃與法國

中共,要毛澤東變成鐵托。但這位作者却老老實實承認「中國已沒有辦法了……現在需要緊急行動救出亞洲南部」。他利用希特勒的「地緣政治學」來說明東南亞的形勢:「中國南部邊疆已成為冷戰的前線。在這前線後面,是緬甸、越南、暹羅、馬來亞、北婆羅洲、砂撈越和荷屬東印度——地區廣大,和中國一樣富,資源的開發比中國多,居民約一億四千萬人。這一塊地方陷落了,那麼共產黨帝國就會從中歐伸展至孟加拉灣和澳洲海岸,就會控制從海參崴至新加坡的太平洋西岸,就會……威脅美國,並且使西歐幾乎無法生存。」

「因此,西方絕對必須保衛新的東南亞前線。怎麼保衛呢?他說,『首先不是用軍事方法,而是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方法。』這是因為殖民地戰爭正在「吸乾西歐的軍力。荷蘭全部軍隊都在印尼作戰,法國現有軍力的一半以上給施往在越南。『殖民地』方法是一種流血的奢侈品。」

維持帝國主義對東南亞的統治,他主張不用硬工,用軟工;不要太性急,要慢慢來:「英國對印度的關係是一個模範;最近在新德里舉行的亞洲會議,也許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模範;而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譯者按:即杜魯門最近文告中的「發展落後區域」一點),也許對東南亞提供了新政的經濟和社會動力。」

總而言之,這老狐狸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見解。他比許多美國人聰明,因為他沒有美國佬的「自信」和「幻想」。同時,正因為他這一流人比較冷靜,比較更其明白自己的階級利益,因此會玩許多花樣,我們也需要加以警惕。(丁洛冰翻譯)

社會改革創造了新女性

· 惠 朱 ·

紀念三八節的一些雜感

「在這中間誰也不相信誰，每一分鐘你可以看到你的好朋友可以巧妙地騙了或偷了你的金錢而自以為驕傲，同行的伙伴在有利可圖的投機中可以很容易的把所有的金錢和單據據為己有，並且把自己夥伴推入債務的泥坑，岳父可以用嫁妝欺騙他的女婿，新郎可以羞辱媒人，新娘——女兒可以欺騙父母，妻子可以欺騙丈夫。在這個黑暗的王國裡沒有可以叫做神聖的，乾淨的，公正的事情，統治這個世界的祇是野蠻，無理性，不公正，剛愎自用，以及把一切榮譽和法律拋棄淨盡而已。……在這裏什麼人格，個人自由，愛和幸福，忠實與勞動的神聖，一切都任性摧毀掉了。」

毫無疑問，這樣的「黑暗的王國」不限於過去的俄

讀了時代週刊羅森達爾的論文「論蘇聯新社會的新人物」之後，我決心再去看了。一次「鄉村女教師」，由於我們正在討論着「知識份子的改造」和革命工作者的「品質」，第二次再看這部影片就給了我更多的教育，更大的感動。記得在這部影片上映的時候有許多朋友提到聯蘇電影藝術的高潔與健康，這應該說是社會主義國家藝術作品的顯著的特徵。人具有了高貴的品質，人與人之間建立了合理，人情，而健康的關係。這部影片一開始就敘述到十月革命前夕的情景，這使我們很自然的回到郭戈里，杜思退益夫斯基，柴霍夫，乃至高爾基前期作品中所描寫過的社會，時間還不過經過了半個世紀，可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已經有了恍如隔世的改變了。杜佈洛留勃夫會將沙皇俄國的社會描畫成一個「黑暗的王國」，他說：

「在這種中間誰也不相信誰，每一分鐘你可以看到你的好朋友可以巧妙地騙了或偷了你的金錢而自以為驕傲，同行的伙伴在有利可圖的投機中可以很容易的把所有的金錢和單據據為己有，並且把自己夥伴推入債務的泥坑，岳父可以用嫁妝欺騙他的女婿，新郎可以羞辱媒人，新娘——女兒可以欺騙父母，妻子可以欺騙丈夫。在這個黑暗的王國裡沒有可以叫做神聖的，乾淨的，公正的事情，統治這個世界的祇是野蠻，無理性，不公正，剛愎自用，以及把一切榮譽和法律拋棄淨盡而已。……在這裏什麼人格，個人自由，愛和幸福，忠實與勞動的神聖，一切都任性摧毀掉了。」

毫無疑問，這樣的「黑暗的王國」不限於過去的俄

「馬歇爾國家」的工人生活

——原載一月十二日「新時代」

李常立譯

自從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征服歐洲的計劃大綱那天起，到現在已經十八個月過去了。一點不錯，馬歇爾計劃下的援助是去年春天才開始的，但初步的「援助方案」的實施却早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以後就立刻開始了。所以，現在是很可以來分析一下馬歇爾計劃實施了整整一年的具體情況。

沒有詳細的討論到關於馬歇爾國家內工人生活狀況的變化以前，我們將努力找出馬歇爾計劃發展的總趨勢的軌跡，以顯示出馬歇爾計劃所給予工人生活水準上的影響。發展的趨勢是非常顯著的。甚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官方統計，（這種統計，如大家所知道的，都是虛報假造的），也不能掩飾住西歐勞動階級真實的生活狀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黑暗的王國」不限於過去的俄

在法國，在這同一間歇時期，官方資料顯示了工資增加百分之廿五，但生活費用則已在一倍以上。在比利時，官方數字顯示了生活費用「只」增加百分之二〇。比國當局對於與工資的統計有關的地方是用心頗深的，而且竭力避免關於這方面的資料的按期正式公佈。然而即使這樣小心翼翼的改竄過，這些統計將證實一個事實：由於物價上升，實際工資是在連續下降中。在荷蘭，統計當局顯得更為能幹：他們剛剛報告了實際工資在一九四七年秋天增加百分之五，承認在同時期內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我們再說一句，這些都是官方的統計。

但是也許，正和凱恩斯，魯夫（Ruff）及其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家的學說相吻合，由於實際工資下降，工人獲得了更大的保障，更多的求職機會？也許實際工資下降是隨著失業人數的下降而來的？這幾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堅決的「不」字。

毫無疑問，這樣的「黑暗的王國」不限於過去的俄



• 女婦的利牙勾新 •

羅斯。這種相互欺騙，野蠻，無理性的行為普遍地存在於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在這種社會裡，像華爾華娜一般高潔、純情、勇敢、健康的品質，是做夢也不能突破黑暗的封鎖而顯現到社會的表面來的。

但是，十月革命的徹底的社會改革，終於使人類的美夢在地球上實現了。蘇維埃革命不僅推翻了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而且從人類的精神領域洗滌了一切舊社會的醜態，共產主義的社會建設對被壓迫和損害了的人群——特別是因為受着雙重壓迫而遭受了雙重損害的婦女——給予了個性發展的機會，使她們昂起頭來做人，使她們自覺地擺脫了寄生蟲式的生活，蘇聯人民不僅按照他們對於公共財產及勞動的關係，而且按照他們全部道德標準和宇宙觀，也已經成了完全的新人類了，當「鄉村女教師」目擊到一個嶄新的社會的時候，從她的全部思想行動，從她所教育起來的下一代社會裏，像屠格涅夫筆下所描寫的脆弱、被動、哀傷和，對人世絕望的女性，不是早已經不留痕跡地清除淨盡了麼？

祇有徹底的社會改革——祇有在自由勞動，只有在集體勞動的勞動，才能使落後的農村中產生出這樣的女性英雄（斯大林），像華爾華娜這樣的女性，在舊時代的舊社會裡是不會有也不會有。

應用到所有西歐工人身上去。在每一西歐國家里，工人在去年一年中，已被迫流了更多的血汗，超出了更大的生產速率。每日工作後的疲勞大大地超過從前。工人已更少恢復體力和娛樂消遣的時間。我們還可說資本主義下的提高生產速率是伴隨實際工資的下降而來的。

一九三三年，列寧寫了一篇「科學的」提高生產速率的文章。在這裏面，他分析了美國提高生產速率的方法，是「剝削工人的最新方法」，而這種方法則正在被布爾喬亞傳播到歐洲來。今天，這些方法已被每一國家內的資本家所採用了。但美國商人的意見還說西歐資本家尚沒有學會應用這些方法到達美國人的那種效率。而馬歇爾計劃則深思熟

謀了一種特定的方法去糾正這個缺點。於是乎在英國，在美國人的要求下，已經成立了一個美英生產力促進聯合會（Joint Anglo-American Productivity Council）。在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馬歇爾計劃的管理人，其在實際的目的上，都是經濟的獨裁者，他們不但決定資本投資的數額和性質，而且到處堅決施行美國提高生產速率的方法，以及教導當地資本家應用美國的手段從工人身上壓榨出最後一盎司的精力。烈寧的洞察一切的思想早已預見到勞動強度的增加將是對勞動階級剝削的增加。他有各種理由指明美國將產生泰勒制（Taylor system）和 E. J. H.

Watch Dog 的科學管理，所謂 top watch techniques 是其中的一項，即是把工人的體力勞動強度，速率，以及完成製造品的某一過程所需的時間等加以精密計算，決定某一製造過程可在多少秒鐘內完成，規定工人必須在多少秒鐘內完成之。），這個制度，西歐獨佔資本正在努力與之同化。今天，我們不但看到各種對美國的謠言的撲捉，而且也看到在美國影響和控制下實施極端陰險毒的提高生產速率的方法。

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對美國汽車工業中的工人生活狀況的官方調查。在其他事項中，確確實實的證明了大汽車托辣斯在雇用了專為去提高工人生產速率的有效專家以外，還保有一批特殊專家去監督那些「有效專家」！他們的工作是在注意他們的同事是否真的使工人達到最高生產速率。這樣，奴隸的驅使者本身也就是被驅使者。

今天西歐的生活是含有這一制度留下來的某幾個特徵。歐洲的獨佔資本已被置於美國的控制下，以便保證對西歐工人的加緊剝削。所有這些勾當都在馬歇爾計劃的招牌上在進行和完成着，而他們的藉口則是復興歐洲經濟和拯救歐洲文明。

關於馬歇爾國家內工人處境的一般趨勢是非常顯而易見的。甚至於從官方統計中引證出來的事實也已自行說明了一切。實際工資在步



讓他們吃大砲去吧！

步下降失業不斷上升，而工人則被有規則地不斷提高生產速率。列寧寫在一九二二年關於改善勞動環境生活的那篇令人讚美的文章中，他由於篇幅的限制，只能用德國官方的資料證實他的論題。今天，每一個直接隸屬於美國獨佔資本的國家，每一個馬歇爾計劃已在其國內製造了工人生活狀況急遽惡劣化的國家，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統計材料表明在使工人日趨貧苦，當然，工人的實際狀況正在比官方統計所透露的更為急遽地惡劣化。但這是表明一個特徵，就是官方的資料也指出在使勞動階級日趨貧苦。

資本主義的下降和衰頹已被馬歇爾計劃所加劇了。勞動人民的苦難是這樣歷歷在目。決非資本主義的任何辯護所能掩蓋得住的。

論暹羅的政變

曹綿之

二月廿六日，上星期六晚上，暹羅又發生了一次流產了的政變。經過情形只有很簡單的報導，但輪廓非常之顯明。自從去年十月一日，今年一月七日兩次流產政變發生以來，暹羅政局一直陷在乃比里集團和撥汶集團的「明爭」，以及皇族集團和撥汶集團的「暗鬥」的漩渦裡面。

這次政變則是這個明爭暗鬥的顯露表面化。

這次政變的前三天，二月廿三日下午七時，暹羅國務院頒佈「非常時期戒嚴令」，接着當天晚上曼谷警察便四出搜捕暹羅政界要人和一部分華僑商人，並逮捕華僑民主報紙「全民報」工作人員四名。排華和反共是「戒嚴令」所宣稱的內容，實質上，企圖一網打盡乃比里集團的留暹中堅幹部，才是它真正目的。所以二十三晚拘捕的名單中包括有變食陸，雖然變食陸恐怕早已逍遙海外（據星島晚報消息，他現正客居香港）。其次便是已經拘捕到的高級軍官，如前內長副陸軍上校乃傳，現任教長陸軍中將瑞蓬等等。這些高級軍官是從撥汶軍人集團中被排擠出來而親附乃比里集團的，雖為首的少壯軍人集團才是撥汶的政權基礎。

基礎，是在不斷地醞釀着，但他們也明知道目前在撥汶的軍事統治下，「硬幹」未必成功，所以一方面保全並培養海軍力量，以備長久之用，另一方面又勾結皇族和民主黨來發動所謂議會鬥爭。最近暹羅議會鬥爭的中心是在憲法的修正案辯論上面，根據撥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變後提出的「永缸底」憲法，政府之上有一個樞密院，其權力超過內閣，而這個樞密院委員是由撥汶自己指定的。新憲草則削減樞密院權力，將國政大權還給國王，實即還給皇族集團。如果說，撥汶的憲法是一部獨裁的憲法，那末，皇族集團的憲法則是一部復辟的憲法，二者的反動性無分上下。但乃比里集團率取後者以削弱撥汶的勢力。暹羅的議會鬥爭本來是一場兒戲，不足重視，撥汶忍受不了的是皇族和乃比里的勾結，所以「戒嚴令」便在議會激烈辯論憲章的時候頒佈了。

乃比里集團的海軍成分較為激進，他們進可以攻曼谷，退可以守桃色邑軍港，即使準備不週到，也是敢於冒險起事的。所以繼廿三晚撥汶大舉捕人之後，海軍便於廿六晚發動政變了。這個政變終歸失敗，但藉比可以掩護一部分乃比里集團幹部以及依附這個集團的高級軍官的安全。

政變或「苦迭打」(Coup d'état)

在法國史上，如一七九九年拿破崙政變，一八五一年拿破崙第三政變；在英國史上，如一六五三年克倫威爾政變，無論其後果是消極的或積極的，總意味着新興階級和沒落階級的鬥爭。而暹羅近代史上的政變或苦迭打，僅僅是沒落的統治階級的軍事內訌，是衆狗爭肉骨的場面。暹羅的政客和史家，喜歡引用「苦迭打」這個名詞，似乎想藉此強調軍事陰謀的歷史重要性，撥汶自己也隱然以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自居，可以說是臉皮厚如牆壁了。

暹羅的統治集團都是以苦迭打起家的。戰後，國際戰犯小法西斯獨裁者撥汶就是靠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政變，重握政權的。往前推到較早的時候，有十七年前發生的「六二四」政變，暹羅現代的實辦官僚資產階級從這個政變獲得分享皇族地主買辦集團的政權的機會。「六二四」政變其實也是各統治集團之間的軍事傾軋，但御用的暹羅史家却將之誇耀為「不流血的革命」，並且硬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曲解，因為這些政變的起伏，只像水上的波浪蕩漾，暹羅社會是基礎性質並未因此改變，暹羅的民族資產階級和農

「索爾格·尾崎事件」與「日共」

• 本報東京航訊 •

（東京航訊）美國海軍部二月十日發表東條內閣時代日本特務機關製造的所謂「索爾格·尾崎事件」，發表了一篇報告，誣陷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女士，竟牽連到日共中央委員伊藤律和該黨參院議員中西功。極端露骨反共的吉田內閣，更利用這次機會，企圖打擊日共，一方面渲染這個後來連美官方也加以否認的荒唐的故事，一方面已決議成立東施效顰式的「非日活動委員會」。

針對着這個毒辣無恥的陰謀，日共中央兼赤旗報主筆志賀義雄，特於二月十一日在該報上發表談話，指出這事件完全是出於東條軍事法西斯內閣當時的特務，憲兵和警察的惡毒和陰謀。他本人自日本軍閥投降後便開始調查這事情，三年前便把這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志賀氏的談話內容如下：

（一）「索爾格·尾崎事件」，是一個典型的實例，它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特高憲兵和警察制度與納粹德國政府勾結，進行反共反蘇如何瘋狂。

（二）日本共產黨跟這個事件完全沒有關係。本黨早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起，便進行調查這事件的真相。事情已經越來越明白了。這是軍閥政府利用被殺了的人不能說話而編造下來的故事。

（三）關於本黨中央委員伊藤律與此事件有關的一項謠言，已經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經嚴密調查結果，知道這謠言是當時特高人員由他們所特有的惡毒陰謀，妄想和傾功求賞的慾望而創作出來的東西。他（指伊藤氏——譯者）跟姓什麼北林的女人，一點也沒有組織上的聯絡。

（四）關於參議院議員中西功（日共——譯者）也以黨員的身份被牽連到的傳說，也是絲毫沒有根據的。

（五）代表日本反動勢力的吉田內閣，現在利用這樣的謠言，在進行組織非日活動委員會等反共運動，陰謀破壞本黨的信譽和團結，這事，有識者早於去年便料到會發生。日本共產黨和正在醒覺中的日本人民，將對

土地上的義主民新在



從廢墟中升起來的新波蘭

本文作者凱恩即「反蘇大陰謀」一書的作者。

——譯者

華沙解放到現在，差不多有四 years 了，波蘭人民在這段時期中完成了建設的奇蹟；但是，只要你還是一個人，即使到了今天，當你初次看到這城市的時候，你仍然不能不流下眼淚。戰爭的破壞是如此不可名狀的可怕。

野草和野花在正在滋長着，在地下，你知道，成千成萬具人的屍體依然在橫躺着，因為現在還不可能把他們完全挖掘出來。

從一片死亡和荒涼當中，成長起來的還有新波蘭的兒女們。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

一天下午，我路過華沙

的一個還沒有開始重建的炮火毀壞區。我走了一條狹窄的街，旁邊是細石砌成的大櫛，奇怪地捲曲着的樑柱，寂寞的煙囪和另外一些房子。

在我的周圍是一片寂靜，淒涼，荒蕪。正好像置身於某些在百年以前就被天然的大災害破壞了的古代城市裏一樣。

但是，突然間

奇怪而可驚地

我聽到了一些女

人的歌聲，接着從一

個角落的四週，我看

見一群青年婦女向我

迎面走來，他們面色

紅潤，身體結實，有

着快樂的眼睛和下垂

衣服，她們每一個人都跨着大步唱着歌。

赤手空拳的奮鬥

當你不僅是知道波蘭人曾在納粹手裡受過許多迫害，同時也知道波蘭的半封建性質時，你會覺得在新政府下，他們的成就幾乎是近於奇蹟的。

大部分的建設工作都是由人民以赤手空拳來完成的。美國政府的現外交政策是拒絕以急需的現代建築設備和工具賣給波蘭的。

正如四十一歲的情報部長格羅采將軍——得到列寧勳章的兩個波蘭司令官之一——對我說的：「我們得自美國關於民主的忠告還不如恐嚇來得多。」

雖然如此，半個華沙已重建完成了。（現人口在六〇〇，〇〇〇以上）當新的城市按照建築師和工程師所設計的計劃完成時，華沙將可以和任何一個地方比美，而成為最現代化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華沙最暢銷的雜誌「建設」滿載着一些再造這一城市的新聞和圖片。

在鄉區裏，緊接着最近代農業方法的介紹之後，便平分了土地。直到最近還是以原始的鐮刀、鋤頭和木犁在田地裡勞動的農民們，現在都以低廉的租值租用了近代化的拖拉機。自然，拖拉機仍然是少得可憐的。但

是，在「六年生產計劃」完成時，將會有五萬部以上的拖拉機，整個農村電氣化的計劃，現在也正在進行中。

三千五百萬本書

「波蘭人並不需要大學或學校」，德國的波蘭總督，已故的日·法朗克在納粹佔領期內曾這樣說過，「波蘭的土地應該變為一塊知識的沙漠。」波蘭教育設施和設備的百分之九十——包括六千多所學校和一千三百萬本書籍——被德國人有計劃地破壞和毀掉了。波蘭籍的教師到處被搜捕和殺害。

納粹統治者剛剛被逐出波蘭的領土，六百八十五個波蘭的教育工作者，學生、科學家、教師代表和來自各團體的代表就集中在一塊兒來草擬一個規模宏大的教育計劃。

一開頭，因為德國人搬走了印刷設備，印刷器材極感缺乏。教師和學生們便用手抄寫那些從德國人手中留存下來的少數書籍編成新的教科書。從那時起，政府開辦了一出版新教科書的書店，印行了三千五百萬冊書籍。今天，波蘭已把全國總預算的十分之一用於教育上。

為全民服務的文化

整個國家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文化活動。一九四七年，單是工會屬下的戲院就上演了二萬六千個劇，觀眾有六百六十萬人，每個工會都有他們自己的文學小組，繪畫班、管絃樂隊和舞廳班；工會還發行了九千種有關各種職業部門的報紙，開辦了二千多所圖書館。

但是，完全滿足群眾對圖書的要求是不易辦到的，在美國，大多數書籍的初版是印行一萬冊，在波蘭，人口雖只及得上美國的六分之一，而賽萊和我的著作：「反蘇大陰謀」的初版卻印行了十萬冊。

新的人民

在新的波蘭，到處都被人看成頭等重要問題是，

美·凱恩著
齊耘譯

★波蘭人民的光榮★

蕭邦百年祭

波蘭 E. 阿爾德克作

蕭邦復活了

今年是偉大的作曲家和鋼琴家蕭邦 (Frédéric Chopin) 逝世一百周年紀念。蕭邦生前熱愛他的祖國波蘭，已經獲得了自己的解放。波蘭的政府和人民，今年熱烈地紀念這位偉大的音樂家。

二月廿二日，即蕭邦出生之日，勃洛左夫城教堂里作了紀念祈禱，蕭邦出生地的小屋子里舉行了音樂會。這之後，著名的波蘭鋼琴家在華沙音樂廳舉行十一次演奏會，由波蘭國家電台廣播。蕭邦生前因為在波蘭進行革命活動，二十歲即流亡歐洲各地。所以巴黎、維也納和倫敦亦舉行紀念蕭邦音樂會，蕭邦曾在這三個城市裡住過。

此外，波蘭大城市裡將有許多次交響樂演奏和二十次鋼琴演奏，較小的城鎮也將舉行一百五十次音樂會，完全演奏蕭邦的作品。這不過是波蘭當局預定的節目，各學校和娛樂場所自定的節目還不在其內。

蕭邦逝世之日，即十月十七日，波蘭首都將舉行莊嚴的音樂會，十月卅日華沙神聖十字教堂將舉行追悼禮，蕭邦雖然死在外國，他的心臟是埋葬在這個教堂裏的。

國際鋼琴比賽

另一樁大事，是九月十五日在華沙開始的第四屆國際蕭邦鋼琴演奏比賽。

這次比賽的偉大意義，在於蕭邦的復活。以前三屆比賽在戰前一九二七、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舉行。德國法西斯侵入波蘭後，蕭邦的作品馬上就被禁止了。波蘭人民曾舉行了無數次秘密演奏會，聽眾冒著秘密警察搜查和報復的危險，到場聆聽。在這些演奏會中，波蘭鋼琴家們用「運籌」的蕭邦的作品煽起抗戰的火焰，堅定波蘭人民解放鬥爭的決心。

波蘭雕刻家正在進行蕭邦雕像比賽，許多合唱隊，今夏也將在蕭邦的故鄉實拉佐伐，伏拉鎮舉行合唱比賽。

蕭邦全集即將出版

華沙國立博物院準備建立一間蕭邦遺跡陳列室。蕭邦研究所制定了龐大的出版計劃，準備先出三種書：

- (一) 蕭邦書簡集的擴大版，
- (二) 「論蕭邦」，新版，
- (三) 蕭邦「華沙——蕭邦之城」，
- (四) 蕭邦紀念詩選集，題名為「蕭邦——詩人靈感的泉源」。

蕭邦研究所最大的計劃，就是出版一部蕭邦全集，該書以蕭邦親筆文件和原作版本為基礎，於一九三五年開始編輯。主編的音樂家巴德雷夫斯基，臨死以前還在進行這工作，編輯是專門研究蕭邦的邦納爾斯基博士和杜爾斯基教授。

戰爭爆發後，該書已將近完稿，已經印好了三卷。可是德軍一到，立刻沒收了該書的銅版，而且，發現了該書的計劃。就竭力搜查原稿。有一位伊齊柯夫斯基原稿保存了，在華沙起義時，他在大火中把原稿帶到城外。另一部份原稿由巴德雷夫斯基及其編輯部帶到瑞士。編輯部在瑞士繼續工作，直至戰爭結束時。

蕭邦全集將於今年年內全部出書，出版費約五千萬波幣，書中的說明由波蘭音樂專家們用四種文字寫成。(碧文譯)



蕭邦

人民的福利。在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看見關於這事件的具體證明。

對於孕婦的優待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一個在工廠做工的婦女生育時，她可以在產前產後的六個星期中領取六個多星期的全薪，在妊娠期內，她會得到工廠內醫師的耐心照顧。如果醫師認為她現有的工作太艱苦和疲乏的話，她會被調到工作較為輕便的部門去，而薪金仍不減少。

在孩子誕生後，如果母親希望親自餵乳給孩子的話，她可以在每三個小時內外出一個半鐘頭，薪金照付。與工廠相關聯的是整潔的托兒所和幼稚園；幼稚園中不僅每個孩子就有着一具像我們在美國所有的一樣的玩具，而且在照顧孩子的熱心和科學化這一點上也比得上美國最近代化(也是花費最多)的進步學校裡的幼稚園。

今天，一般的波蘭工人每月只花費一百五十個茲洛特(波蘭幣名)去付房租，這數目只合美金兩毛錢。當工人們去度假時，他們可以得到一筆旅行費，可以花很少的代價在全歐洲的任何一個最美麗的風景區裡住一些時候。而且一切疾病的醫療都是免費的。

命運握在人民手裏

我去波蘭的時候並不是完全沒有想到這些的，我老早就相信那裏正進行着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雖然為此，當我親眼看到之後，仍舊是感到了驚異。

這是一件必須相信的事，人民正在荒蕪的土地上建設着新世界。我們也確實看出那個新的世界正在到來。在那個世界裡，每個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尊重，都有表現的機會。——在那裡，人們的創造能力是不受限制的——在那個世界中，掌握命運的不是利潤，而是人！

(譯自 "National Guardian")

談談蘇聯的日常事物

許多人致函英國工人日報問及蘇聯日常事物的問題，下面是工人日報的莫斯科通訊員對幾個問題的答案，原載二月八日該報

——譯者

R. 柏克作
李群益譯



問：蘇聯工人是否可自由轉換職業？
答：這視乎契約的條件而定。

比如，煉鐵工業的辦事員到鄉間召請工人，他們所定的契約是三年為期。在工會指導之下，可以得到雙方同意的契約。應聘者須負責在約定的期限內工作；管理當局則須保證工人的住宿、升遷機會、車馬費、假期等項圓滿解決。

關於轉換職業，並沒有嚴格的規定。但是，有指導原則：管理當局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辭退一個工人；而工人亦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在契約期間內辭職。工會的委員會對此類事情有最後決定權。但有時亦有糾紛發生，那時則在報紙上公開出來，由社會輿論來解決。上工後，僱約細則、零星稅額、食宿等多數已有集體公約規定。這些公約同樣也須管理當局及全體工人嚴格的遵守。

無職業限制

問：蘇聯商店有沒有登廣告請工人？
答：有，到處都有。
在我國，蘇聯商店亦有一佈告板，

任何人都可以花很少錢便可在上面登廣告，不論聘請英文教員或徵求住屋都可以。今天漁業方面在上面登了一個招請船員的廣告。

很多機關用各種好條件來鼓勵工人簽一年至三年的合約，諸如先付六星期工資，供給假期回家旅費，以及住屋等每六個月增加百分之十工資。今天莫斯科晚報有好幾欄都是小廣告，登出徵求木工、女車夫、機器工人及建築工人。

由這些徵求廣告之多以及用各種優待方法留住員工，當然可以看到，蘇聯的工人並非有職業限制的，並非像外國有時傳出的錯誤的說法那樣。

從國營工業的這一部門轉到第二部門，普通並無困難。這類的轉業對年棒、升遷及休假權等均無影響。

規定售價

問：商店零售價是否有不同？
答：所有由貿易部控制的分配品零售店價錢一律。

合作社現在准許賣某些物品，主要是價錢低於國營商店的食品。它們不能要高些價錢。所有分配的費用，由國家負擔。

每家商店在經理上是獨立的；但在價錢上，不論是莫斯科中區高爾基街那幾家石及大鐵的百貨公司，或是街角小店，它們的價錢都屬一律。

在蘇聯沒有記帳，也沒有除欠

英語普通

問：蘇聯的學校是否教授英語？
如果教，是否普通？

答：英語、德語、法語是普通在蘇聯學校裡教授的三種外國語。

在俄國，兒童在十歲開始學習三種外國語之一種，預備十年學習。

在能完全用他們自己的繁複的語言文字以前，俄國的兒童不會特別去學其他文字。但在較高級學校，外語班是盛行的，英語和德語競爭着第一位。

翻譯方面，法國文學也許較英國或德國文學更為人所知。但在近十年，學習法文的普遍大為減低。

有一次我到一個相當於英南港 (Southport) 那麼大的省會裏去看它的公共圖書館，我看到那圖書館的外牆部藏書達三萬六千冊之多，三分之一是英文的。

那圖書館曾展覽過十五冊最近四年出版的英文書籍，以幫助學生學習英語。這些書中包括有『零時』(Zero Hour)、『月亮落下』(The Moon is Down)、『他們來』(They Came) 等等。

那圖書館的管理員問我，蘇聯教育出版的書籍有那些對英國學生與學習俄文是有幫助的。工人日報的讀者能否為我答覆這問題？

文學閱讀

問：有那些英語作家為俄國人所知？
答：迭更斯 (O. Dickens) 的主要作品，幾乎像俄國自己的古典作品一樣，普遍為俄國人愛好。

『匹克威克的文件』(Pickwick Papers) 及『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二書改編的舞台劇曾在莫斯科的戲院演出達數年不衰。

沙士比亞的作品，蘇聯愛好他的喜劇，而不選他的悲劇，但『奧特魯』(Othello) 一劇却為衆所歡迎。馬沙克 (Samuel Marshak) 最近將沙翁的全部短詩譯出。

塔克萊 (V. M. Tarkentzen) 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 很流行。戰時，蘇聯讀者因為注意現實問題，對於小說與戲劇，愛好美國作品遠多過英國作品。

美作家德萊塞 (Dreiser) 的『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史坦因貝克 (See Hoback) 魯易士 (Sinclair Lewis) 漢明威 (Hemingway) 的譯本，會普遍流行。

但近來，蘇聯批評家已指出，這些他們以前愛好的美國作家中有幾人已失去過去義憤的精神，像『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及加威爾 (O. Caldwell) 的早期作品中的反抗精神，現在已不多說。

英作家柏里士萊 (J. B. Priestley) 在蘇聯得到很高的評價，稱譽為好戲劇家及好小說家。他的『尼古·巴爾索』(Nigel Balchin) 已譯為俄文。小說讀家對他的作品，維一頓 (D.



皮爾遜與「野仔」

(紐約航訊)

• 五航 •

最近因揭發杜魯門準備驅走國防部長福勒斯特爾而被杜魯門罵為「野仔」的皮爾遜 Drew Pearson，是美國一個很「吃香」的專欄作家。這一個專欄作家與在紐約先驅論壇報開有「今日與明日」一欄的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不同。李氏寫的是有分析有主張有定見的政論，可以說是摩根財閥的喉舌，皮氏在「華盛頓走馬燈」Washington Merry-Go-Round 欄內寫的是內幕新聞，揭發政府，政黨，集團和個人的「秘密」，並作預言。皮氏今年五十一歲，開闢這一欄已有十六年了。他的文字並不漂亮，但這一類的消息很合美國人的胃口。據說他的風頭之勁和收入之高在美國專欄作家是佔第二位，第一位是溫徹爾 W. Winchell。他的專欄在六百家報紙刊出，每年的收入，連每星期晚的廣播報酬合計，共為三十五萬美元（溫氏的主題比他多二百家，每年收入多十四萬美元）。雖說他還需拿出錢來買「線」（內幕消息的來源）和在打輸了誹謗官司後賠償名譽，但收入是够可觀的。

皮爾遜的支持者說他的預言的「準確性」是百分之七十七，那自然是胡吹。一九四四年，華府的記者推皮氏為對全國最有影響的專欄作家，但以「可靠性，公平和分析新聞的能力」而論，他名列第十（這自然是依照「美國」的標準）。皮爾遜的繪法很亂，一方面像是不畏權貴，政府要人不管是屬於共和黨或民主黨，以至大財閥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天主教全都罵過，揭發過；但他方面對於進步人士和團體，蘇聯，也常常造謠中傷污蔑，無所不用其極。他無恥地捏造孫夫人與一個美國下級軍官結婚的謠言，是最著的例子。又如他於二月廿四日在美報發表的專欄，有一條消息揭發譚普漢自中國趕回美國去的內幕原因，說他想建議讓國民黨政府搬到台灣，美國繼續予以援助，便可以支撐下去，麥克阿瑟百分之一百支持賴氏的計劃；但在另一條消息裡，他又造蘇聯的謠，說蘇聯政治局分裂為兩派，年青的一派認為美國快將發生經濟恐慌，大戰將在今夏發生，另一派認為美國「民意」強調反蘇，主張緩靖美國。這一個「內幕」消息，像是要證實杜魯門——罵他做「野仔」的杜魯門——兩月前在康薩斯城所說的「克姆林宮內有些派系要求和平」的話。這種作風是美國黃色報紙的唯尊動聽聽是務的作風，不足為怪。

說起「野仔」，筆者又記起皮爾遜從前寫的一段內幕消息來。在一九四六年，皮氏曾給美國大兵開玩笑，揭露駐日美軍生下了一萬四千個日本野仔，現在他自己被杜魯門罵做「野仔」了。美國兵聽了應痛快地罵「活該」，「報應」吧！

×

×

最近美國新聞界中另一個惹人注意的新聞是紐約星報的停刊。該報經濟困難雖早已「如所週知」，但誰也不料到那麼快就拖不下去。一月廿七日晚，該報的發行入克魯姆 B. C. Crum 召集該報工作人員宣佈今晚的一份報是最後的一份」時，大家都愕然，總編輯巴納士 J. Barnes 更黯然要淌下淚。

由紐約「下午報」辦起，經過去年春改組為「星報」到壽終正寢，美國這張差不多唯一的自由主義的報紙有九年的生命。據說該報曾化了芝加哥富豪菲爾德七百萬元（另一說為五百萬元）。改組以後，星報的銷路由九萬八千份增到十四萬一千份，但賠累得更利害了，每週虧空由一萬五千元增至三萬元。美聯社電訊費每年十三萬五千元和合眾社七萬二千元是他挑不起的負擔。為籌壽錢，連總編輯巴納士也四處奔走張羅，但許多答應附股的新投資者却不兌現他們的支票，而菲爾德最近拿出六十萬元之後便不肯再出錢，結果只有關門大吉。

「一千個美國人」的著者塞爾得斯 G. Seides 很為「星報」鳴不平，而抱怨「自由分子」，他在主編的通訊「真相」In Fact 裡指摘「自由分子」的「雙重標準」，一方面主張自由主義，他方面對於自由主義的報紙吹毛求疵，因為這種報紙的「紙的質地，鉛字的型，標題的格式，欄的寬度，以至『i』字的一點，『t』字的一橫不合他們心目中自由主義報紙的嚴格的標準」，便不予支持，而寧願看反動的報刊。塞氏的話雖近於發牢騷，但在全國性的美國自由主義報刊還不到半打的今天，這種話也不無理吧！

「Public Health」為現代英國生物學家，反對蘇聯米丘林、李遜科的學說）及杜德 (Palme Dutt 英共副書記長勞工月刊主編) 最近為大眾所熟知。

莫斯科中區現在有一間書店，專賣外國書籍。關於古典書籍的流行，我們可以從迭更斯作品的銷數上得到一個概念。從一九一八到一九四七，迭更斯的作品在蘇聯被譯成五種語言，銷數幾

達二百五十萬冊。

衛生服務

問：蘇聯有沒有私立醫院？

答：沒有。所有醫院、檢驗所、療養院等都是國營的。但，雖然有中央機關，即衛生部管理這些機關，却並不是一條線子。

大的機關，像工廠或廠區，有為它們自己員工而設的醫院及育兒所，雖然

如果必要，他們也預備有為外界而設的病床。

在蘇聯聽到「檢驗所」的名字多過「醫院」的名字很多很多。這是因為蘇聯的政策是實行「積極的衛生」政策的原故。

每個大組織，當然，每個城鎮，都有它的「檢驗所」，內有急救站及衛生站。

漸漸人民已有了這樣的習慣，或大

部份因學校衛生教育所致，即一週身體偶有不適就去醫。有些人定期經常檢驗身體。許多蘇聯人在安排他們的年假目前一件事就是去看醫生及聽取醫生的勸告。

醫生在醫院或檢驗所的辦公時間之外，如果他願意，可以私人應診，而取他的診金。仍然有少數人請「家庭醫生」另付診金。

注意：所有醫院是免費的。



布廣告、林語堂及其他

布廣告

二月廿七日，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以布料刊出廣告一紙。據說，這是報界有史以來最貴的廣告，印刷和布料的成本就是四萬元美金。該廣告介紹一新式拭抹布，讀者只要用暖水和肥皂將油盡洗淨，然後這張「報紙」就變成了一張很好的家用抹布。從純粹業務觀點來看，這倒不失為一個以廣招徠的新花樣。可是，隨着這張抹布而更廣泛地傳佈開來的是什麼呢？「芝加哥論壇報」是美國數一數二報閱麥考米克上校的財產，是簡言的製造所，是麥克阿瑟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直接支援者，是劍子手陳納德之流的後台老闆，它每天的銷數有一百萬份以上。

恰恰在一個月以前，一月廿八日，紐約的一家自由主義報紙「紐約星報」宣佈了停刊，原因非常的簡單：「財政困難無法克服」。「紐約星報」前身是頗負盛名的「下午報」，自從去年六月改版以後還是相當地承擔着自由主義的傳統。編得生動活潑。半年多來，該報的銷數增加到了十四萬份。可是，在有「布廣告」之類的同業競爭之下，在報閥所控制的種種條件的歧視之下，經歷七個月的奮鬥以後，「紐約星報」依然不能不宣告關門大吉。在「關門」的啓事上面，該報的主持人說：「我們萬分的抱歉的，本期將是星報的最後一期。」

期。我們的第一期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三日出版，那時候，我們保證過將按照細職業的尺度為篤信美國前途的人民辦一張自由主義的報紙。在這七個月中，銷路已經大增；但是，我們的經濟依然不能自給自足，我們企圖彌補經濟困難的努力也歸於失敗。除此以外我們無話可說。」

對於這樣的美國式「言論出版自由」，除了「無話可說」而外也祇有無話可說了。

林語堂被斥

林語堂博士曾經把目前發生在中國林的「危機」比做又一次的「敦刻克」。

這樣的比喻是錯誤的。

在當年「敦刻克」的後面，屹立着的是一個統一團結的國家，有力量的領導，在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人底精神，反抗的堅決意志，以及無限制的美援。可是，在今天國民黨區大混亂的後面，屹立着的却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腐爛無能的領導，被長期壓迫，渴望停止內戰，而且深恨美國干涉的人民。在這種情形下，假如說，現在所需要的只是來更多的美援，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上不是筆者的話，而是譯自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最近的一篇社評。我們的林博士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吧，親愛的「美國人」居然也罵起他「胡說八道」了。能不悲乎，林博士？

小端

「慷慨」的陰謀

據美國通訊社的消息，在顧維鈞的請求之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霍甫曼將以五十萬美金救濟留美的數千中國學生。原因是這些中國留學生大都因為國內戰事和幣制的緣故陷於窮困狀態，美國不能不予救濟。

對於中國留學生，美國政府向來是並不怎麼關切的。可是，為什麼這一次突然如此大發慈悲而慷慨一番呢？

據美國來的內幕新聞說，這一着本來是由美國主動提出，不過由顧維鈞出面請求而已。美國的這一作法目的顯然是為了阻止這批留學生回到新中國來服務，特別是因為這數千人中絕大部份是屬於技術專門人才。

雖然無法證實美國的真實居心，但是，從逐漸轉向「打擊新中國的弱點」的美帝政策看來，說這種「慷慨」實際上是一個陰謀，大概不致於太冤枉吧。

美國人，聽聽！

二月里，美國外交的風波是够精彩的。

正當帝國主義國家因為中國人民的勝利而為它們在遠東的命運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美國的高級軍事官員」却放出了「美軍撤退日本」的消息。在英法荷等國看來，這真是釜底抽薪，為之吹漲。

但是，吹漲的事體還不僅此。好不容易把大，小，一群嘍囉國家攔了攔來，成立大西洋同盟，準備替代美帝打仗。可是，等這同盟快到簽字階段的時候，美國的國會却突然宣佈「美國並無參戰的義務」。這豈不是開玩笑嗎？

雖然，對於這兩大風波，國務院都有了「彌補」和「否認」。可是，它在嘖嘖陣營所引起的憤怒和影響都是掩蓋不住的。

英國保守的曼徹斯特報可以說罵得最為痛快，它說：（二月十四日社評）

「對於在外交上最近的幾樁事情，美國大概沒有什麼可驕傲的了。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的談判顯然已經鑄成了大錯。美國國會的釜底抽薪絕對是應該避免的，而且在歐洲所產生的誤解和寒心也是應該防止的。美國假如沒有黃色拿出來，就不應該加緊步調。現在，對於互助的問題必須採取一個持重而不漂浮的態度。然而對於大西洋公約的誤會和「某高級軍事權威」在東京招待會所發表的怪論比較起來就不算什麼事了。這位「軍事權威」的怪論才是真正地取消了整個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礎，侮衊了所有盟國之間的計劃，而且一般地給了蘇聯的宣傳極大幫助。是不是在美國官員中根本就沒有什麼一致性和負責任的問題存在？他們是不是必須在記者招待會喋喋不休？他們究竟考慮不考慮他們說話所引起的後果是什麼？他們究竟有沒有懂得說一句話的意義是什麼的起碼智力？看起來，他們當中有些人似乎是沒有的。」